廿二史劄記

廿二史劄記卷四

陽湖　趙翼　雲崧

後漢書編次訂正

光武紀開首即稱光武至即位後稱帝此仿班書高祖紀初稱高祖繼稱沛公稱漢王即位稱帝之例也惟光武嘗封蕭王此紀乃省卻稱蕭王一節稍不同耳列傳例皆稱名獨光武兄縯則書其字伯升此亦本班書王莽傳內已稱伯升故也至其編次卷帙如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外戚等傳既各以類相從矣其他列傳自應以時代之先後分別編次乃范書又有不拘時代而各就其人之生平以類相從者此亦本

之史記如老子與韓非同傳屈原與賈誼同傳魯仲連與鄒陽同傳但以類相從不拘時代漢書黃霸爲丞相朱邑爲大司農而皆入循吏傳以其長於治郡也夏侯勝治尚書京房治易宜入儒林傳而另爲列傳與眭宏等同卷以其皆精於占驗也蒯通伍被江充息夫躬或國初人或中葉末造人而列爲一卷以其皆利口也後漢書亦彷此例如卓茂本在雲臺圖像內乃與魯恭魏霸劉寬等同卷以其皆以治行著也郭伋杜詩孔奮張堪廉范皆國初人王堂蘇章皆安帝時人羊續賈琮陸康皆桓靈時人而同爲一卷亦以其治行卓著也張純國初人鄭康成漢末人而亦同卷以其深于經學也張

宗法雄國初人度尚楊璇漢末人而亦同卷以其皆爲郡守能討賊也王充國初人王符仲長統漢末人而亦同卷以其皆著書恬於榮利也鄧彪張禹徐防胡廣等同卷以其皆和光取容人品相似也袁安張酺韓稜周榮郭躬陳寵等同卷以其皆明於法律決獄平允也班超梁慬同卷以其立功絕域也楊終李法翟酺應奉同卷以其文學也杜根劉陶李雲同卷以其皆伉節能直諫也樊宏樊謙樊準陰識陰興陰就同卷以其皆外戚而有功績可紀故不入外戚而仍列一卷也蘇竟楊厚郎顗襄楷同卷以其皆明于天文能以之規切時政也周燮黃憲徐穉姜肱申屠蟠同卷以其皆高士也此編

次之用意也至崔寔傳載其政論一篇桓譚傳載其陳時政一疏馮衍傳載其說廉丹一書說鮑宣一書王符傳載其潛夫論中五篇仲長統傳載其樂志論及昌言中二篇張衡傳載其客問一篇上疏陳事一篇請禁圖讖一篇蔡邕傳載其釋誨一篇條陳所宜行者七事皆以有關于時政也至如崔駰傳載崔篆慰志賦一篇駰達旨一篇班固傳載其兩都賦明堂辟雍詩及典引篇杜篤傳載其論都賦傅毅傳載其廸志詩崔琦傳載其外戚箴趙壹傳載其窮鳥賦劉梁傳載其和同論邊讓傳載其章華賦皆以其文學優贍詞采壯麗也郎顗傳載占驗七事郭太傳載其遺事九條此又畧彷史記爲

鵠等傳體儒林傳五經各先載班書所記之源流而後以東漢習經者著爲傳尤見各有師法卓茂傳敘當時與茂俱不仕莽者孔休蔡勳劉宣龔勝鮑宣等五人來歷傳敘同諫廢太子者祋諷劉瑋薛皓閭邱宏陳光趙代施延朱倀第五頡曹成李尤張敬龔調孔顯徐崇樂闓鄭安世等十七人此等既不能各立一傳而其事可傳又不忍沒其姓氏故立一人傳而同事者用類敘法盡附見于此一人傳內亦見其簡而該也又有詳簡得宜而無複出叠見之弊者吳漢傳敘其破公孫述之功則述傳不復詳載耿弇傳敘其破降張步之功則步傳亦不復詳載宦者孫程以張防誣搆虞詡上殿力爭事

見詡傳則程傳不復載張儉奏劾中常侍侯覽籍沒其家事見覽傳則儉傳不復載儉避難投孔褒褒弟融藏之後事泄褒兄弟爭相死事見融傳則儉傳不復載張讓矯殺何進事見進傳則讓傳不復載劉虞以十萬衆攻公孫瓚事見虞傳則瓚傳不復載袁紹盡誅宦官二千餘人無少長皆死事見何進傳則紹傳不復載此更可見其悉心核訂以避繁複也又其論和熹后終身稱制之非而后崩後則朝政日亂以見后之能理國論隗囂謂其晚節失計不肯臣漢而能得人死力則亦必有過人者論李通雖爲光武佐命而其初信讖記之言起兵致其父及家族皆爲王莽所誅亦不可謂智此皆立

論持平襃貶允當足見蔚宗之有學有識未可徒以才士目之也

後漢書間有疎漏處

光武本紀建武十六年郡國大姓及兵長羣盜處處並起攻劫所在殺害長吏討之則解散去又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乃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斬一人者除其罪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及棄城者皆不以爲罪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惟蔽匿者罪之於是更相追捕並解散拔是時天下初定民方去亂離而就安平豈肯又生變亂此必有激成其禍者而本紀全不著其根由但上文有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

人坐度田不實皆下獄死則是時民變蓋因度田起釁也按劉隆傳天下戶口墾田多不以實戶口年紀互有增減建武十五年有詔覈檢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帝見陳留吏牘有云潁州宏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怒不得其故時明帝年十二在側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帝更詰吏吏對果如明帝所言于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守令等十餘人皆死據此則十六年之民變必因十五年之檢覈戶口田畝不均而起釁也其解散亦必非令盜賊自相捕斬遂能淨盡蓋因守令皆以檢覈不實坐死遣謁者爲更正然後解散耳而范書略不見起滅之

閒

光武紀書帝崩年六十二然紀又書帝起兵時年二十八下有更始元年破王尋王邑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二年誅王郎更始拜帝爲蕭王明年六月始即位改元建武是帝年已三十一矣建武凡三十二年又加以中元二年始崩則應是六十四歲本紀所云六十二殊不符也按前漢書代王四年薄姬生文帝年八歲立爲代王十七年入爲帝則應是二十五歲而臣瓚註謂文帝二十三即位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是文帝年歲亦不符

安帝以延光元年三月崩閻后立北鄉侯懿即位是年十月薨計北鄉侯在帝位已閱八月應有本紀乃范書無之蓋以未逾年未改元故耳然殤帝在位僅一年冲

帝在位并只半年皆爲立紀此不應獨缺也

班書王莽傳長安士民攻莽三日死衛未央宮燒其餘仍案堵如故及赤眉至遂燒長安宮室至市里又外戚傳莽女爲平帝后帝崩莽篡位號后爲黃皇室主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投火中死范書更始傳王莽敗惟未央宮被焚其餘宮殿一無所毀更始至居長樂宮董卓傳亦言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惟有高廟及京兆府舍是未央宮當莽死時已被焚赤眉之亂則長安爲墟并不特未央宮無存而已乃獻帝紀董卓挾帝西遷車駕至長安幸未央宮董卓傳亦云帝之長安移于未央宮尋帝以病愈大會諸臣于未央宮此宮已

被焚于王莽之敗何以獻帝西遷又有未央以駐蹕耶
按順帝紀永和元年帝西巡幸未央宮想王莽時被焚
之後東漢諸帝又曾修葺也然范書不經見而先則被
焚後則駐蹕殊不明晰
皇后紀董卓弑宏農王其妃唐姬歸鄉里及李傕郭汜
破長安遣兵抄畧關東掠得姬傕欲妻之固不聽而終
不自名賈詡知之以告獻帝帝乃下詔迎姬置園中使
侍中持節拜爲宏農王妃初平元年二月葬宏農王於
故常侍趙忠成壙中此文殊不明晰卓以初平元年正
月弑宏農王二月即遷都長安而葬宏農王亦以是月
蓋將遷時草草瘞之也傕汜之亂則在初平三年其掠

得姬而獻帝迎還冊拜自是在長安時事而敍于葬宏農王之前已屬倒置而又曰昔圖中所謂圖者安在耶漢時凡諸王葬處曰園陵其姬妾守園陵者曰某園貴人（桓帝尊孝崇王夫人曰孝崇園貴人靈帝尊孝仁皇妃曰慎園貴人）今宏農王妃所居之園即宏農王葬處耶則是時妃在長安而葬處在洛陽時方擾亂不能送往也或即宮內之園以居之耶

吳漢傳漢伐公孫述去成都二十里阻江北爲營造浮橋使副將劉尚屯于江南相去二十里帝聞之大怒詔曰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必敗矣以其與尚相隔二十里不及相救援也後漢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以狀奏上帝曰公還廣都甚合其宜述必不敢畧

尙而擊公也若先攻尙公從廣都五十里赴之適當其危破述必矣按先以相距二十里謂不足相及今又云五十里赴救正可破賊語似矛盾蓋漢先營江北尙營江南恐述斷浮橋則彼此不能相救耳而傳未分別言之

史傳敘事皆書名未有以字行文者范書惟光武兄縯字伯升凡紀傳皆書其字蓋帝之親兄春陵首事其功最大且班書王莽傳內已書伯升故范書仍之也乃范式張劭合傳前半篇敘劭事則稱元伯敘式事則稱巨卿皆其字也殊非史體蓋本當時人爲張范作合傳蔚宗郎抄入史不復改訂耳

三國魏志有方技傳備載華陀管輅等而道士于吉尤有異術據江表傳謂吉制符水治病吳人爭事之孫策在城樓會諸將吉適過諸將爭下樓迎拜策怒令收之諸將咸爲之請策曰此子妖妄惑衆昔張津在交州常著絳帕頭燒香讀道書卒爲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遂斬之搜神記謂策殺吉後偶出行爲許貢客射傷歸治瘡嘗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惡之後照鏡忽見吉在鏡中因大叫瘡裂而死是吉乃漢末一技術之士陳壽吳志不爲立傳蓋以魏志有方技一門吳志不立方技故遺之也蔚宗作後漢書既以華陀入方技矣于吉在順帝時已有琅邪人宮崇者以吉所得神

書上之則其人與華陀同時而年壽在陀之前考宗既傳陀何以不傳吉耶按范書襄楷傳順帝時宮崇上其師于吉所得神書一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其言以陰陽五行爲宗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其書妖妄不經乃收藏之蔚宗或以于吉名已見于楷傳故不復有傳耳

漢帝多自作詔

兩漢詔命皆由尚書出故比之于北斗謂天之喉舌也後漢書周榮傳榮子興有文學尚書陳忠疏薦興曰尚書出納帝命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俗吏每作詔文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己自由則詞多鄙固請以興爲

尚書郎又宦官曹節欲害竇武擁靈帝上殿召尚書官屬至省以白刃使作詔版此可見詔命皆由尚書郎所撰也漢詔最可觀至今猶誦述蓋皆簡才學士充郎署之選而如陳忠所云則亦有拙于爲文及輾轉倩人者可知代言之職綦重矣然亦有天子自作者武帝以淮南王安工文詞每賜安書輒令司馬相如等視草是帝先具草而使詞臣討論潤色也哀帝策董賢爲大司馬有允執其中之語蕭咸謂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莫不心懼此必非代言者所敢作也光武詔司徒鄧禹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宜以時進討立陰貴人爲后詔曰貴人鄉里良家歸自微賤自我不見于今三

年宜奉宗廟爲天下母又帝賜侯霸爲士有私賜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耶將殺身成仁耶此等文詞亦必非臣下所代作者明帝登極詔曰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本引公羊傳之詞實賴有德左右小子章帝詔亦有云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按二帝方在位而詔云上無天子人臣代草敢爲此語耶不特此也明德馬皇后答章帝請封外家詔曰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欲以身率下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飭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見外家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鞲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又飭章帝曰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此等詔無

論非人所能代且馬后並未稱制倘書乃帝之近臣豈有答帝詔而卽令帝之近臣代作者后本好學能文光詔亦必自作者也

光武信讖書

讖緯起于西漢之末張衡傳衡著論曰漢以來並無讖書劉向父子領校秘書倘無讖錄則知起于哀平之際也漢書路溫舒傳溫舒從祖父受歷數天文以爲漢厄三七之期乃上封事以豫戒溫舒係昭帝時人則又在哀平之前按樊英傳有河洛七緯章懷註曰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鈐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汜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斗圖徵也孝經緯

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包說題辭也此等本屬不經然是時實有徵驗不爽者楊春卿善圖讖臨死戒其子統曰吾綈袠中有祖傳秘記爲漢家用厚傳哀帝建平中有方士夏賀良上言赤精子之讖漢家歷運中衰當再授命故改號曰太初元將元年稱陳聖劉太平皇帝其後果篡于王莽而光武中興漢書李尋傳成帝時有甘忠可者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言漢家當再受命以其術授夏賀良等劉向奏其妖妄甘忠可下獄死賀良等又私相傳授又光武微時與鄧晨在宛有蔡少公者學讖云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耶劉歆以讖文欲應之故改名秀光武戲曰安知非僕隗囂西門君惠曰劉氏當復興國師姓名

是也（竇融傳）李通素聞其父說讖云劉氏復興李氏爲輔故通與光武深相結（李通傳）其後破王郎降銅馬群臣方勸進適有舊同學彊華者自長安奉赤伏符來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在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群臣以爲受命之符乃即位于鄗南是讖記所說實於光武有徵故光武尤篤信其術甚至用人行政亦以讖書從事方議選大司空赤伏符有曰王梁主衛作元武帝以野王縣本衛地之所徙元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官也王梁本安陽人名姓地名俱合遂拜梁爲大司空（梁傳）又以讖文有孫咸征狄之語乃以平狄將軍孫咸爲大司馬（景丹傳出東觀漢記）此據讖書以用人也因河圖有赤九會昌之文光武

於高祖爲第九世故其祀太廟至元帝而止成哀平三帝則祭于長安本紀會議靈臺處所衆議不定光武曰吾以讖決之此據讖書以立政也且廷臣中有信讖者則登用之賈逵欲尊左氏傳乃奏曰五經皆無證圖讖以劉氏爲堯後者惟左氏有明文左傳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范氏其後也范歸晉後其處者皆爲劉氏由是左氏傳遂得選高才生習逵傳其不信讖者則貶黜隨之帝以尹敏博學使校圖讖令蠲去崔發爲王莽著錄者敏曰讖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恐疑誤後生帝不聽敏乃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召敏詰之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故學爲之耳帝深非之敏傳桓譚對帝言臣不讀讖書且極論讖書之非經

帝大怒，以爲非聖無法，欲斬之。（譚傳）帝又語鄭興，欲以讖斷郊祀。興曰：臣不學讖。帝怒曰：卿非之耶？興詭詞對曰：臣于書有所不學，而無所非也。興數言政事，帝以其不善讖，終不任用。（本傳）是光武之信讖書，幾等于聖經賢傳，不敢有一字致疑矣。獨是王莽、公孫述亦矯用符命，（莽以哀章獻金匱圖有王尋姓名，故使尋將兵討昆陽，迄於敗。又以劉伯升起兵，乃詭說符命，引易曰：伏戎於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以爲莽者，御名也；升者，伯升也；高陵者，高陵侯翟義也。義先起兵被殺，謂翟義與伯升伏戎於新皇帝之世，終滅不興也。又按金匱輔臣皆封拜，有王興者，城門令史；王盛者，賣餅兒。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相，遂登用之，以示神焉。公孫述亦引讖記，謂孔子作春秋，爲赤制而斷十二公，明漢至平帝十二世而絕，一姓不得再興也。又引籙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曰：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光武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耶？王莽何足效乎？則光武亦明知讖書之不足信矣。何以明知之而又深好之，豈以

莽遂之讖書多僞而光武所得者獨眞耶同時有新城蠻賊張滿反祭天地自云當王爲祭遵所擒乃歎曰讖文誤我遂斬之遵傳又眞定王劉揚造作讖記云赤九之後瘻揚爲主揚病瘻欲以惑衆爲耿純所誅純傳是當時所謂圖讖者自夏賀良等實有占驗外其餘類多穿鑿附會以惑世而長亂乃人主旣信之而士大夫亦多有留意其術者朱浮自言臣幸得與講圖讖浮傳蘇竟與劉龔書曰孔子秘經爲漢赤制元包幽室文隱事明火德承堯雖昧必亮竟傳鄭康成戒子亦自言睹秘書緯術之奧玄傳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范蔚宗曰世主以此論學悲哉

光武多免奴婢

光武時彭寵反其蒼頭子密殺寵降光武已封為不義侯矣其他加恩於奴婢者更史不勝書建武二年詔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者論如律六年詔王莽時吏人沒入為奴婢不應舊法者皆免為庶人七年詔吏人遭饑為青徐賊所略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聽之敢拘制不還者以賣人法從事十一年詔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又詔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者為民又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十二年詔隴蜀民被掠為奴婢自訟者及獄官未報一切免為庶民十三年詔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掠為

奴婢者皆免爲庶人或依托人爲下妻欲去者恣聽之敢有拘留者以略人法從事十四年詔益凉二州八年以來奴婢自訟在官一切免爲民賣者無還直此皆見於本紀者主藉奴婢以供使令奴婢亦藉主以資生養固王法所不禁而光武獨爲之偏護豈以當時富家巨室虐使臧獲之風過甚故屢降詔以懲其弊耶按班書王莽傳謂貧富不均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闌制於臣民專斷其命姦人因緣爲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誖人倫云云是莽時奴婢之受害實甚其後兵亂時良民又多被掠爲奴婢光武初在民間親見之故曲爲矜護也

東漢功臣多近儒

西漢開國功臣多出於亡命無賴至東漢中興則諸將帥皆有儒者氣象亦一時風會不同也光武少時往長安受尚書通大義及為帝每朝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故樊準謂帝雖東征西戰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是帝本好學問非同漢高之儒冠置溺也而諸將之應運而興者亦皆多近於儒如鄧禹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早與光武同游學相親附其後佐定天下有子十三人使各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為後世法禹傳寇恂性好學守潁州時修學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恂傳馮異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

法異傳

賈復少好學習尙書事舞陰李生生奇之曰賈君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後佐定天下知帝欲偃武修文不欲武臣典兵乃與鄧禹去甲兵敦儒學帝遂罷左右將軍使以列侯就第復闔門養威重復傳

耿弇父況以明經爲郎學老子於安丘先生弇亦少好學習父業弇傳

祭遵少好經書及爲將取士必用儒術對酒設樂常雅歌投壺遵傳

李忠少爲郎獨以好禮修整稱後爲丹陽太守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嚮慕之忠傳

朱祐初學長安光武往候之祐不時見先升舍講畢乃見後以功臣封鬲侯帝幸其第笑曰主人得無舍我講乎祐傳

郭凉雖武將然通經書多智畧凉傳實

融疏言臣子年十五教以經藝不得觀天文讖記融傳他如王霸耿純劉隆景丹皆少時游學長安見各本傳是光武諸功臣大半多習儒術與光武意氣相孚合蓋一時之興其君與臣本皆一氣所鍾故性情嗜好之相近有不期然而然者所謂有是君即有是臣也

東漢四親廟別祭

建武十九年追尊孝宣帝為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其舂陵節侯以下四世祠章陵即舂陵鄉改名章陵註引漢官儀曰光武雖自高祖而下為第十二帝而世次則與成帝為兄弟於哀帝為諸父於平帝為祖父皆不可為之後上數至元帝始於光武為諸父故

上繼元帝而爲九代以此計之宣帝實爲曾祖故追尊及祀之按此議發于張純純奏光武曰陛下事同創革而名爲中興元帝以來宗廟祠高皇帝爲受命祖孝文帝爲太宗孝武帝爲世宗今宜皆如舊制別立四親廟推南頓君以上盡於舂陵侯（光武之高曾祖父也）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今祫禘高廟昭穆陳序而舂陵侯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厠尊不合禮意昔高皇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爲立廟獨群臣侍祠今宜除四親廟詔下公卿議大司徒戴涉等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帝元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爲南頓君立

皇考廟其祭上自舂陵皆群臣奉祠帝從之是時宗廟未備故元帝以上祭于洛陽高廟成帝以下祠于長安高廟其南頓君以上祭于章陵此漢儒泥于大宗不顧私親之說而定此制也究而論之光武以宗室崛起中興受命少時並未奉詔入爲帝嗣與哀帝之入繼成帝不同則有天下後但立高祖太宗世宗中宗爲不祧之廟其下即祀舂陵四世爲親廟自協情理之正乃必奉西京諸帝爲大宗而並行又不可爲成哀平三帝之後則又舍此三帝而尊宣元爲祖父終覺窒礙不可通也明臣欲世宗舍武宗而繼孝宗即本此制惟禘祫合食則舂陵四世序入昭穆不能不以卑廁尊然有天下者本有追王上祀之典光武御

後自愬追尊南頓君而祀舂陵以下以天子之禮正合於周家上祀祖紺至后稷之義祖紺等爲先公而君文王武王之上亦未嘗不以卑臨尊也

東漢諸帝多不永年

國家當氣運隆盛時人主大抵長壽其生子亦必早且多獨東漢則不然光武帝年六十二明帝年四十八章帝年三十三和帝年二十七殤帝二歲安帝年三十二順帝年三十沖帝三歲質帝九歲桓帝年三十六靈帝年三十四皇子辯即位年十七是年即爲董卓所弒惟獻帝禪位後至魏明帝青龍二年始薨年五十四此諸帝之年壽也人主既不永年則繼體者必幼主幼主無

子而母后臨朝自必援立孩稚以久其權殤帝即位時生僅百餘日冲帝即位纔二歲質帝即位纔八歲桓帝即位年十五靈帝即位年十二宏農王即位年十七獻帝即位纔九歲此諸帝即位之年歲也光武帝十子明帝九子章帝八子至和帝則僅二子長子勝有痼疾次子即殤帝也安帝惟一子順帝已廢而復立順帝又僅一子即冲帝也質帝桓帝皆無子靈帝二子長辯嗣立董卓廢爲宏農王弒之次即獻帝此諸帝嗣子之多寡有無也蓋漢之盛在西京至元成之間氣運已漸衰故成帝無子而哀帝入繼哀帝無子而平帝入繼平帝無子而王莽立孺子嬰班書所謂國統三絕也光武乃長

沙定王發之後本屬旁支譬如數百年老榦之上特發一枝雖極暢茂而生氣已薄迨枝上生枝則枝益小而力益弱更易摧折矣晉南渡後多幼主嗣位（見東晉多幼主條）宋南渡後亦多外藩入繼皆氣運使然非人力所能爲也

東漢多母后臨朝外藩入繼

范書后妃紀序謂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章懷註四帝安質桓靈也六后竇鄧閻梁竇何也按章帝時竇后專寵有梁貴人生和帝竇后養爲已子而陷貴人以憂死章帝崩和帝卽位竇爲太后稱制和帝崩皇后鄧氏爲太后立殤帝嗣位殤帝殂太后又立安帝終身稱制安帝崩皇后閻氏爲太后立

北鄉侯懿嗣位身自臨朝未幾懿殂宦官孫程等迎立順帝太后乃歸政順帝崩皇后梁氏爲太后立沖帝身自臨朝沖帝殂太后又立質帝猶秉朝政質帝爲梁冀所酖太后又立桓帝數年歸政桓帝崩皇后竇氏爲太后立靈帝仍自臨朝後其父武爲宦官所害太后亦遷於南宮靈帝崩皇后何氏爲太后立子辯嗣位身自臨朝尋爲董卓廢弒此六后也其外藩入繼者安帝由清河王子入繼質帝由千乘王子入繼桓帝由蠡吾侯子入繼靈帝由解瀆亭侯子入繼此四帝也然安帝崩閻太后立北鄉侯懿嗣位當時稱少帝是四帝之外尚有一帝而范書專指安質桓靈四君蓋以北鄉侯立未逾

年即殂生前既未改元殂後又無諡號故獨遺之耳共實外立者共五帝也

外藩入繼追尊本生

外藩入繼大統始自漢哀帝當成帝無子立弟定陶共王子欣爲皇太子帝以太子既奉大宗不得復顧私親乃立楚王子景爲定陶王奉共王後帝崩太子即位是爲哀帝是時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后稱皇太后而帝祖母傅太后與母丁后自以定陶爲稱有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爲皇太后師丹等劾奏宏大不道免爲庶人傅太后大怒於是追尊定陶共王

爲共皇傳太后爲共皇太后又有段猶等奏不宜引定陶蕃國之名以冠大號於是直稱共皇并徙定陶王景爲信都王不復爲定陶王立後欲以巳爲定陶王後也其時師丹議曰冠以定陶者毋從子妻從夫之義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所以重正統也陛下既繼體先帝奉大宗不得奉定陶共皇云云師丹傳此固禮之正也然身爲帝王追尊本生父母亦情理所必至自哀帝尊其本生父爲共皇之後遂爲故事東漢安帝入繼時其本生父清河王慶尚在未加尊稱及甍葬以龍旂虎賁之禮追謚爲孝德皇妣左氏爲孝德皇后祖妣宋貴人爲敬隱皇后祖開章帝故不必追謚桓帝

入繼時追尊其祖曰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皇后考蠡吾侯曰孝崇皇夫人馬氏曰孝崇園貴人生母匽貴人爲孝崇皇后靈帝入繼時追尊祖曰孝元皇夫人夏氏曰孝元皇后考曰孝仁皇夫人董氏爲愼園貴人盖當時論者以爲三皇無爲五帝有事故身有天下者稱帝身未有天下而追尊者稱皇說見太上皇條內哀帝父尊祖母曰帝太太后母曰帝太后不曰皇而曰帝亦以身自爲帝故后號冠以帝稱以別母從子之義所以示區別而立廟京師旣足伸人子之情兼不紊昭穆之序此理之得者也前明世宗入繼大統其初亦祇欲不沒其本生父母之稱尙未有意過爲崇奉使當日議禮諸臣援此例奏請追稱爲興獻皇立廟京師則世宗之意亦塞矣乃舉朝不聞援引及

此但力爭不許其追尊爭之不得反議尊以帝稱而斬一皇字卒至激而成稱皇稱帝并入廟稱宗立主于武宗之上此則明臣不讀書之陋也

夫在稱太

皇太后太皇太后皆從乎子孫而言也漢書孝元傅昭儀傳昭儀初爲倢伃上寵之欲殊之於後宮以倢伃有子爲王而上尙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位在倢伃上是夫在不稱太也乃光武帝廢郭后封后子輔爲中山王而即以后爲中山太后後輔徙封沛又稱沛太后夫在稱太究屬不經

東漢廢太子皆保全

隋唐以後太子被廢未有善終者惟東漢則皆保全光武已立子彊爲皇太子後其母郭后被廢彊不自安數因左右陳懇願就藩國乃立子莊爲皇太子封彊爲東海王帝以彊廢不以過故優以大封賜虎賁旄頭擬於乘輿彊就國後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太子即位是爲明帝彊尋病明帝遣中常侍太醫等視疾并詔沛王輔（彊同母弟）等往視及薨贈以殊禮章帝立子慶爲皇太子以竇后妬誣陷其母宋貴人遂并廢慶爲清河王立子肇爲皇太子慶雖幼而知避嫌畏禍章帝憐之令衣服禮秩與太子同太子亦極友愛入則共室出則同輿太子即位是爲和帝待慶尤渥慶小心恭

孝自被廢後尤畏愼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待旦約飭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並馳及和帝崩慶號泣殿前嘔血數升旣就國飭官屬時加策戒以免悔咎後其子祜入繼統是爲順帝慶時尚存及甍追謚爲孝德皇安帝已立子保爲皇太子後以讒被廢爲濟陰王帝崩保以廢黜不得上殿哭臨梓宮乃悲號不食內外臣僚莫不哀之閻后迎立北鄉侯保以年幼得全北鄉侯甍宦官孫程等仍迎立保卽位是爲順帝此皆已爲太子被廢後仍能保全者固由于明和諸帝之友愛而亦彊等之善處廢黜小心謹畏故泯嫌猜而免禍害也又和帝長子平原王勝本應爲太子以痼疾不得立和

帝崩鄧后遂立殤帝殤帝殂又立安帝是時勝尚在亦未聞以怨懟取禍蓋自光武及明章二帝皆崇儒重道子弟習於孝友之訓者深故無骨肉之變也按西漢昌邑王立爲天子後廢爲海昏侯仍以善終是西漢亦無廢殺之帝

廿二史劄記卷五

陽湖　趙翼　雲崧

累世經學

古人習一業則累世相傳數十百年不墜蓋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所謂世業也工藝且然况於學士大夫之術業乎今按周秦以來世以儒術著者自以孔聖之後爲第一伯魚子思後子上生求求生箕箕生穿穿生順順爲魏相順生鮒爲陳涉博士鮒弟子襄漢惠帝時爲博士歷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武帝時爲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延年生霸亦治尚書昭帝時爲博士宣

帝時爲大中大夫授皇太子經元帝卽位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霸生光光明經學歷成哀平三帝官御史大夫丞相太傅太師博山侯猶會門下生講問疑難（霸傳）曾孫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歆稱之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奮字）（奮傳）安國後世傳古文尚書毛詩有名子建者不仕王莽元和中子建曾孫僖受爵褒成侯其子長彥好章句學季彥亦守家學（僖傳）霸七世孫昱少習家學徵拜議郎自霸至昱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昱傳）計自孔聖後歷戰國秦及兩漢無代不以經義爲業見於前後漢書此儒學之最久者也其次則伏氏自伏勝以尙書教授其後有伏理者爲當世名儒其子湛少傳家

學教授常數百人湛弟黯明齊詩改定章句湛兄子恭傳黯學減省黯章句爲二十萬言湛子翕翕子光光子晨晨子無忌亦皆傳家學順帝時無忌奉詔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桓帝時又與崔寔等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號曰伏侯註伏氏自伏生以後世傳經學淸靜無競東州號爲伏不鬬云此一家歷兩漢四百年亦儒學之最久者也伏湛傳又次則桓榮以儒學授明帝經封關內侯帝即位親行養老禮以榮爲五更備極尊崇其子郁當章帝爲太子時又入授經及和帝即位以年少宜習經學郁又侍講禁中凡教授二帝先是榮受朱普章句四十萬言榮減爲二十三萬

言郁又刪省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郁中子焉又以明經篤行授安帝經順帝爲太子時又爲少傅授經亦教授二帝焉兄孫彬亦以文學與蔡邕齊名各本傳計桓氏經學著於東漢一朝視孔伏二家稍遜其久然一家三代皆以明經爲帝王師且至於五帝則又孔伏二氏所不及也

四世三公

西漢韋平再世宰相已爲僅事韋賢宣帝時爲丞相其子元成元帝時亦爲丞相鄒魯諺曰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又平當爲丞相其子晏爲大司徒時已改丞相爲大司徒大司徒即相也平當傳謂漢興惟韋平父子至宰相東漢則有歷世皆爲公者楊震官太尉其子秉代劉矩爲太尉秉子賜代劉郃爲司徒又代張溫爲司空賜子彪代董卓爲

司空又代黃瓊爲司徒代淳于嘉爲司空代朱儁爲太尉錄尚書事自震至彪凡四世皆爲三公袁安官司空又官司徒其子敞及京皆爲司空京子湯亦爲司空歷太尉封安國亭侯湯子逢亦官司空逢弟隗先逢爲三公官至太傅故臧洪謂袁氏四世五公比楊氏更多一公古來世族之盛未有如二家者范蔚宗謂西京韋平方之蔑如眞可謂僅事矣而二家代以名德爲國世臣非徒以名位門第相高則尤難得也

于定國爲丞相其子永爲御史大夫係兩代三公西漢丞相大司馬御史大夫稱三公也

東漢尚名節

自戰國豫讓聶政荆軻侯嬴之徒以意氣相尚一意孤

行能爲人所不敢爲世競慕之其後賈彪田叔朱家郭解輩狗人刻已然諾不欺以立名節馴至東漢其風益盛蓋當時薦舉徵辟必採名譽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爲苟難遂成風俗漢書游俠傳序自信陵平原孟嘗春申之徒競爲游俠取重於諸侯顯名天下漢興禁網疏闊布衣游俠權行州域力折公卿衆庶榮其名跡覬而慕之雖陷於刑辟不悔也其大概有數端是時郡吏之於太守本有君臣名分爲掾吏者往往周旋於死生患難之間如李固被戮弟子郭亮負斧鑕上書請收固尸杜喬被戮故掾楊匡守護其尸不去由是皆顯名固喬二傳第五種爲衛相善門下掾孫斌種以劾宦官單超兄子匡坐徙朔方朔方太守董援乃超外孫也斌知種往必被害乃追及種于途格殺送吏與種俱逃以脫其

禍衡傳太原守劉瓆以考殺小黃門趙津下獄死王允爲郡吏送瓆喪還平原終三年乃歸允傳公孫瓚爲郡吏太守劉君坐事徙日南瓚身送之自祭父墓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送守日南恐不得歸便當長辭乃再拜而去瓚傳此盡力于所事以著其忠義者也傅奕聞舉將沒即棄官行服奕傳李恂爲太守李鴻功曹而州辟恂爲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歸葬持喪三年恂傳樂恢爲郡吏太守坐法誅恢獨行喪服恢傳桓典以國相王吉誅獨棄官收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典傳袁逢舉荀爽有道爽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爽傳此感知遇之恩而制服從厚者也然父母喪不過三年而郡將舉主之喪與

父母無別亦太過矣又有以讓爵爲高者西漢時韋賢卒子元成應襲爵讓於庶兄宏宣帝高其節許之(元成傳)至東漢鄧彪亦讓封爵於異母弟明帝亦許之(彪傳)劉愷讓封於弟憲逃去十餘年有司請絕其封帝不許賈逵奏當成其讓國之美乃詔憲嗣(愷傳)此以讓而得請者也桓榮卒子郁請讓爵於兄子汎明帝不許乃受封(郁傳)丁綝卒子鴻請讓爵於弟盛不報鴻乃逃去以采藥爲名後友人鮑駿遇之於東海責以兄弟私恩絕其父不滅之基鴻感悟乃歸受爵(鴻傳)郭躬子賀當襲讓與小弟而逃去詔下州郡追之不得已乃出就封(躬傳)徐防卒子賀當襲讓於弟崇數歲不歸不得已乃就封(防傳)此讓而不得

請者也夫以應襲之爵而讓以鳴高即使遂其所讓而已收克讓之名使受之者蒙濫冒之誚有以處已既無以處人況讓而不許則先得高名仍享厚實此心尤不可問也又有輕生報讐者崔瑗兄爲人所害手刃報讐亡去魏朗兄亦爲人所害朗白日操刃殺其人於縣中蘇謙爲司隷校尉李暠按罪死獄中謙子不韋與賓客掘地道至暠寢室值暠如厠乃殺其妾與子又疾馳至暠父墓掘得其父頭以祭父暠壽夫父兄被害自當訴於官官不理而後私報可也今不理之於官而輒自行讐殺已屬亂民然此猶曰出於義憤也又有代人報讐者何容有友虞韡高父讐未報而病將死泣訴於容容即

爲復讐以頭祭其父墓郅惲有友董子張父爲人所殺子張病且死對惲欷歔不能言惲曰子以父讐未報也乃將賓客殺其人以頭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亦見各本傳此則徒狥友朋私情而轉捐父母遺體亦繆戾之極矣蓋其時輕生尚氣已成習俗故志節之士好爲苟難務欲絕出流輩以成卓特之行而不自知其非也然舉世以此相尚故國家緩急之際尚有可恃以搘拄傾危昔人以氣節之盛爲世運之衰而不知幷氣節而無之其衰乃更甚也

曹娥叔先雄

范書列女傳會稽女子曹娥其父爲巫覡五月五日泝

江濤迎神溺死娥年十四泣江干求十七日不獲屍遂投江死縣令度尚葬娥於道旁使魏朗為碑文未出又使邯鄲淳為之朗見淳文遂毀己作而淳文刻于碑蔡邕所題黃絹幼婦外甥虀臼者也又有蜀中女子叔先雄父泥和為縣功曹奉檄之郡溺死失屍雄禱至溺處投水死其弟蔓雄告以六日後當與父同出至期果二屍同浮於江郡縣表之並圖其形像焉二女事正同又同在列女傳且曹娥未獲父屍叔先雄則偕父屍同出更為靈異乃曹娥至今膾炙人口而叔先雄莫有知其姓名者豈非一碑文之力耶則傳不傳豈不有命耶

召用不論資格

漢制察舉孝廉茂才等歸尚書及光祿勳選用者多循資格其有德隆望重由朝廷召用者則布衣便可踐台輔之位如陳寔官僅太邱長家居後朝廷每三公缺議者多歸之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以寔未登大位而身先之常以自愧（寔傳）鄭康成積學著名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康成傳）荀爽有盛名董卓秉政徵之初拜平原相途次又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空自布衣至三公凡九十五日（張璠漢紀）

擅去官者無禁

賈琮爲冀州刺史有司有贓過者望風解印綬去（琮傳）朱穆爲冀州刺史令長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穆到任

[illegible][illegible]至行自殺者曹節傳李膺為青州刺史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膺傳范滂為清詔使案察貪吏守令自知贓汚皆望風解印綬滂傳陳寔為太邱長以沛相賦斂無法乃解印綬去寔傳宗慈為修武令太守貪賄慈遂棄官去慈傳按令長丞尉各有官守何以欲去即去據左雄疏云今之墨綬拜爵王廷而齊于匹庶動輒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也請自今守相長吏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遵法禁者錮之終身若被劾奏逃亡不就法者家屬徙邊以懲其後雄傳黃巾賊起詔諸府掾屬不得妄有去就[illegible]傳可見平時朝廷無禁人擅去官之令聽其自來自去而不追問也法網亦太疏矣

籍沒財產代民租

權臣強藩積貲無藝或親行掊克或廣收苞苴無一非出自民財漢桓帝誅梁冀收其財貨縣官斥賣三十餘萬萬以充官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冀傳）唐李錡反兵敗伏誅朝廷將輦其所沒家財送京李絳奏言錡家財皆刻剝六州之人所得不如賜本道代貧下戶今年租稅憲宗從之（李絳傳）以橫取於民者仍還之民此法最善憲宗英主其說易從不謂桓帝先已行之也後世有似此者籍沒貪吏之財以償民欠籍沒權要之財以補官虧亦裒益之一術也（明臣王宗茂劾嚴嵩請籍其家以充邊軍之費）

借代文字

陽球奏罷鴻都文學畫像疏曰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皆出於微賤附托權豪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辨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是以有識掩口臣聞圖像之設以昭勸戒求有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妄竊天官垂像圖素者也可見臾白之徒倩買文字僥倖仕進漢時已然毋怪後世士風之愈趨愈下也

黨禁之起

漢末黨禁雖起于甘陵南北部及牢脩朱並之告訐桓帝初受學于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房植有盛名鄉人爲之謡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門徒由是有甘陵南北部黨黨論自此起修並事見後然其所由來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范書謂

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于奄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激揚聲名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國政（黨錮傳）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申屠蟠傳）蓋東漢風氣本以名行相尚迨朝政日非則清議益峻號爲正人者指斥權奸力持正論由是其名益高海內希風附響惟恐不及而爲所貶訾者怨刺骨日思所以傾之此黨禍之所以愈烈也今按漢末黨禁凡兩次桓帝延熹九年有善風角者張成推占當有赦令教其子殺人河南尹李膺捕之果遇赦免膺怒竟考殺之成弟子牢修遂誣告膺善太學游士交結生徒誹訕朝廷敗壞風俗帝怒下郡國逮捕并遣使四出（黨錮傳）收執膺等二百餘人誣爲黨

人並下獄次年霍諝竇武上表申理始赦歸仍書名王
府終身禁錮此第一次黨禁也自是正人放廢海內共
相標榜以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世所宗也李膺
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人之
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爲八
顧顧者能以德引人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范康
檀敷翟超爲八及及者能導人追宗也度尚張邈王考
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厨厨者能以財救人
也至靈帝建寧中張儉方劾中常侍侯覽儉鄉人朱並
承覽風旨又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爲部黨以儉及檀
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元徐乾爲八俊田林張隱劉

表薛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爲八顧朱楷田盤疏耽薛敦宋布唐龍嬴咨宣襃爲八及而儉爲之魁帝遂詔刊章捕儉等宦官曹節又諷有司并捕前黨李膺杜密及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妻子徙邊諸附從者錮及五族詔天下大舉鉤黨於是有行義者一切指爲黨人四年大赦而黨人不赦已而宦官又諷司隸校尉段熲捕太學諸生千餘人并詔黨人門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錮直至黃巾賊起呂強奏請赦諸黨人於是赦還諸徙者此第二次黨禁也（本紀及黨錮傳）其時黨人之禍愈酷而名愈高天下皆以名入黨人中爲榮范滂初出獄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千兩（滂傳）景毅遣子爲

李膺門徒而錄牒不及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因漏名而倖免哉遂自表免歸膺傳皇甫規不入黨籍乃上表言臣曾薦張奐是阿黨也臣昔坐罪太學生張鳳等上書救臣是臣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規傳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儉傳此亦可見當時風氣矣朝政亂則清流之禍愈烈黨人之立名及舉世之慕其名皆國家之激成之也然諸人之甘罹黨禍究亦非中道當范滂等非毀朝政太學生方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嘆曰昔戰國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前驅卒有坑儒焚書之禍乃絕迹自晦後果免于難蟠傳岑晊逃命親友多匿之賈

彪獨不納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若君自貽其咎吾可容隱之乎（彪傳）徐穉囑茅容致意郭林宗曰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乃栖栖不遑寧處（穉傳）此又士大夫處亂世用晦保身之法也

東漢宦官

漢承秦制以奄人爲中常侍然亦參用士人武帝數宴後庭故奏請機事常以宦者主之至元帝時則弘恭石顯已竊權干政蕭望之周堪俱被其害然猶未大肆也（按班固敘傳固之父穉爲中常侍是成帝時中常侍猶兼用士人）光武中興悉用奄人不復參用士流和帝踐阼幼弱竇憲兄弟專權隔限內外羣臣無由得接乃獨與宦者鄭衆定謀收憲宦官有權自此始然

衆小心奉公未嘗攬權和帝崩鄧后臨朝不得不用奄寺其權漸重鄧后崩安帝親政宦官李閏江京樊豐劉安陳達與帝乳母王聖聖女伯榮帝舅耿寶皇后兄閻顯等比黨亂政此猶宦官與朝臣相倚爲奸未能蛾朝臣而獨肆其惡也及帝崩閻顯等專朝爭權乃與江京合謀誅徙樊豐王聖等是顯欲去宦官已反藉宦官之力已而北鄉侯入繼尋薨顯又欲援立外藩宦官孫程等不平迎立順帝先殺江京劉安陳達并誅顯兄弟閻后亦被遷於離宮安帝已立皇太子保而帝乳母王聖及宦官江京樊豐等譖太子乳母王男等殺之太子數爲歎息王聖等懼爲後禍共搆陷太子遂廢爲濟陰王帝崩王不得立閻后立北鄉侯懿又藉后兄顯與江京劉安陳達又欲援立外藩宦官孫程等不平共斬京安達等迎立濟陰王是爲順帝并收顯等兄弟誅之封程等十九人爲侯是大臣欲誅宦官必藉宦官之力宦

官欲誅大臣則不藉朝臣力矣順帝既立以梁商女爲皇后商以大將軍輔政尊親莫二而宦官張逵蘧政石光譖商與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廢帝帝不信逵等即矯詔收縛騰賁是竟敢違帝旨而肆威於禁近矣順帝聞之大怒逵等遂伏誅及帝崩梁后與兄冀立冲帝冲帝崩又立質帝質帝爲冀所酖又援立桓帝并以后妹爲桓帝后冀身爲大將軍輔政兩妹一爲皇太后一爲皇后其權已震主矣而帝默與宦官單超左悺具瑗徐璜唐衡定謀遂誅冀（梁冀專恣日久梁后又忌恣桓帝心不平而不敢泄獨呼小黃門唐衡問左右與冀不協者衡以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對帝乃召超等定議下詔收冀及宗親黨與皆誅之封超等五人爲侯）是宦官且誅當國之皇親矣然此猶曰奉帝命以成事也桓帝梁后崩以竇武女

爲皇后帝崩武與后定策立靈帝竇后臨朝武入居禁中輔政素惡宦官欲誅之兼有太傅陳蕃與之同心定謀乃反爲宦官曹節王甫等所殺竇武與陳蕃同謀誅宦官曹節王甫等奏入五官史朱瑀竊發其書怒罵曰中官放縱者當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皇太后欲廢帝乃夜召素所親史共普張亮等歃血盟曹節聞之擁帝出御殿閉諸禁門使人守武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令曰中常侍反盡力者封侯而王甫已領虎賁羽林等兵出屯朱雀門大呼武所將兵士曰竇武反汝曹皆禁兵何故隨之禁兵遂俱歸甫甫乃殺武并及陳蕃然此猶曰靈帝非太后親子故節等得挾帝以行事也至靈帝崩何后臨朝立子辯爲帝后兄何進以大將軍輔政已奏誅宦官蹇碩收其所領八校尉兵是朝權兵權俱在進手以此盡誅宦官亦復何難乃又爲宦官張讓段珪等所殺靈帝崩何后臨朝立子辯爲帝后兄何進輔政欲誅宦官先奏何后后不聽乃謀召外兵以脅何后何后乃悉罷諸常侍小黃門等常侍張讓子婦乃后妹也讓對之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同歸故里但受恩深欲一入見太后顏色歸死無恨子婦言於何后

母舞陽君入白帝諸常侍皆入而何進方入奏誅宦官事張讓段珪等即殺之於是袁紹袁術乘亂盡殺宦官是時軍士大變袁紹袁術閔貢等因乘亂誅宦官二千餘人無少長皆殺之於是宦官之局始結而國亦隨之亡矣國家不能不用奄寺而一用之則其害如此蓋地居禁密日在人主耳目之前本易竊嚬笑而售讒諛人主不覺意爲之移范蔚宗傳論謂宦者漸染朝事頗識典故少主憑謹舊之倩女君資出納之命及其傳達於外則手握王命口銜天憲莫能辨其眞僞故威力常在陰陽奧窔之閒迫勢餤既盛宫府内外悉受指揮即親臣重臣竭智力以謀去之而反爲所噬當其始人主視之不過供使令効趨走而已而豈知其禍乃至此極哉

宦官之害民

東漢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禍最烈然亦有不同唐明閹寺先害國而及於民東漢則先害民而及於國今就後漢書各傳摘敘之可見其大概也劉瑜疏言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子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疏屬或買兒市道又廣娶妻室增築第舍民無罪而輒坐之民有田而強奪之貧困之民有賣其首級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瑜傳左雄疏言宦豎皆虛以形勢威奪良家婦女閉之白首而無配偶雄傳黃瓊疏言宦豎盈朝重封累爵明珠南金之寶充滿其室瓊傳單超左悺具瑗徐璜唐衡五人以誅梁冀功皆封侯其後超死四侯轉盛民間

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皆競起第宅窮極壯麗金銀罽毦施於犬馬僕從皆乘牛車從以列騎（冀傳）侯覽前後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一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制度宏深僭類宮省預作壽冢石槨雙闕高廡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女爲張儉所奏覽遮截其章不得上（覽傳）趙忠葬父僭爲璠璵玉匣偶人（朱穆傳）董卓弑宏農王獻帝葬之於忠之成壙中（忠已蒙誅）及獻帝自長安歸洛陽宮室已盡焚毀乃駐於忠故宅（獻帝紀）迨後韓馥以冀州刺史讓袁紹出居於鄴中之忠故宅（馥傳）其壙可以葬帝王宅可以居帝王別宅又可以居牧伯其壯麗可知也張讓說靈帝

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輒訶譴不中用以賤價折之十不酬一又不即收材木遂至腐爛州郡復增私調百姓嗟怨（張讓傳）此猶劫宦官之自爲苛虐也更有倚宦官之勢而漁肉小民者蓋其時入仕之途惟徵辟察舉二事宦官既據權要則徵辟察舉者無不望風迎附非其子弟即其親知并有賂宦官以輾轉干請者審忠疏言宦官勢盛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審忠傳）李固疏云中常侍在日月之旁形勢振天下子弟祿位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諛之徒望風進舉（固傳）朱穆疏言宦官子弟親戚並荷榮任凶狡無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勢怙寵

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穆傳）河南尹田歆謂王諶曰今當舉六孝廉多貴戚書命不得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乃以种暠應詔（暠傳）六孝廉只用一眞才已爲美談則入仕者皆奄黨可知也靈帝詔公卿刺舉二千石爲民害者太尉許馘司空張濟凡內官子弟賓客雖貪汚穢濁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修有惠政者二十六人（劉陶傳）則閹黨入仕者莫敢糾舉可知也夫是以天下仕宦無一非宦官之兄弟姻戚窮暴極毒莫敢誰何如具超弟安爲河東太守弟子匡爲濟陰太守徐璜弟盛爲河內太守左悺弟敏爲陳留太守具瑗兄恭爲沛相皆所在蠹害璜兄子宣爲下邳令暴虐尤甚求

故汝南太守李暠女不得則刼取以歸戲射殺之超等傳侯覽兄參爲益州刺史吏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而没入其財以億計覽傳曹節弟破石爲越騎校尉營中五伯妻美破石求之五伯不敢拒妻不肯行遂自殺節傳此又宦官子弟賓客之肆爲民害可類推也由是流毒遍天下黄巾賊張角等遂因民之怨起兵爲逆矣

漢末諸臣劾治宦官

東漢末宦官之惡遍天下然臣僚中尚有能秉正嫉邪力與之爲難者楊秉爲太尉時宦官任人及子弟爲官布滿天下競爲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劾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

諠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遂連及中常侍侯覽具瑗等皆坐黜天下肅然（秉及賜傳）秉又奏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虐一州乃檻車徵參詣廷尉參懼自殺秉并劾奏覽桓帝詔問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有何典故秉以申屠嘉召詰鄧通事爲對帝不得已乃免覽官（秉傳）李膺爲司隸校尉中常侍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懼膺按問逃還京師匿讓家藏於合柱中膺知狀率將吏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膺傳）韓演爲司隸校尉奏中常侍左悺罪并及其兄太僕稱請托州郡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悺稱皆自殺（演傳）陽球爲司隸校尉奏中常侍王甫淳于登及子弟爲守令者姦猾縱恣罪合滅族太尉

段熲阿附佞倖宜并誅乃悉收甫熲等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珠自臨考五毒備至萌曰父子旣當併誅乞少寬楚毒假借老父球曰死不塞責乃欲求假借耶萌乃大罵球使窒萌口捶朴交下父子悉死杖下熲亦自殺球乃磔甫屍於城門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傳）此廷臣之劾治宦官者也杜密為太山太守北海相凡宦官子弟為令長有姦惡者輒按捕之（密傳）劉祐為河東太守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祐黜其權強平理冤結中常侍管霸用事於內占天下良田美宅祐悉沒入之（祐傳）蔡衍為冀州刺史中常侍具瑗托其弟恭舉茂材衍收其賫書人案之又劾奏河閒相曹鼎贓罪鼎乃

中常侍曹騰之弟也（衍傳）朱穆爲冀州刺史宦官趙忠葬父僭用璠璵玉匣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穆乃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穆傳）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小黃門趙津及南陽大猾張汜等恃中官勢犯法二郡太守劉瓆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竟考殺之王宏爲宏農太守郡中有事宦官買爵位者雖二千石亦考殺之凡數十人（陳蕃傳）陳翔爲揚州刺史劾奏豫章太守王永吳郡太守徐參在職貪穢皆中官親黨也（翔傳）范康爲太山太守時張儉殺侯覽母案其宗黨賓客或有逃入太山界者康皆收捕無遺脫（康傳）黃浮爲東海相有中常侍徐璜兄子宣爲下邳令肆貪暴浮乃收宣

及家屬無少長皆考之掾吏因爭浮曰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不恨即殺宣暴其尸於市（浮傳）苟昱爲沛相苟曇爲廣陵太守志除宦官其支黨有在二郡者纖罪必誅（昱傳）史弼爲平原相當舉孝廉侯覽遣諸生齎書請之弼即笞殺齎書者（弼傳）此外僚之劾治宦官也甚至朱震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贓罪并連匡兄中常侍單超遂收匡下廷尉（震傳）張儉爲東部督郵奏侯覽及其母罪惡覽遮截其章不得上儉遂破覽家籍沒貲財具奏其罪狀（黨錮儉傳）此又小臣之劾治宦官者也蓋其時宦官之爲民害最烈天下無不欲食其肉而東漢士大夫以氣節相尚故多奮死與之搘拄雖湛宗滅族有不顧焉

至唐則僅有一劉蕡對策懇切言之明則劉球時僅有韓文蔣欽等數人魏忠賢時僅有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繆昌期李應昇周順昌等數人其餘乾兒義子建生祠頌九千歲者且遍於搢紳此亦可以觀世變也

宦官亦有賢者

後漢宦官之貪惡肆橫固已十人而九然其中亦間有清慎自守者不可一概抹煞也鄭衆謹敏有心和帝初竇太后秉政其兄憲為大將軍竊威權朝臣莫不附之衆獨乃心王室憲兄弟謀不軌衆與帝定議誅之衆傳蔡倫在和帝時預參帷幄盡心敦慎匡弼得失每休沐輒閉門謝客為尚方令監作器械莫不精工創意用樹膚

麻頭敝布魚網以為紙天下稱蔡侯紙又與東觀校讐
經傳倫傳安帝聽宦官李閏江京劉安陳達等譖廢皇太
子保為濟陰王帝崩太子不得立閻后立北鄉侯懿未
幾薨后與兄顯又欲援立外藩宦官孫程不平乃與王
康等十九人歃血盟迎立濟陰王先斬江京劉安陳達
并閻顯及其弟景遷閻后於別宮於是濟陰王即位是
為順帝後司隸校尉虞詡劾奏宦官自詣廷尉宦官張
防等臨考一日中傳考四獄必欲殺詡程上殿陳詡之
冤時防在帝後程叱曰賊臣張防何不下殿防走入東
廂程敕帝急收防坿令求請防乃徙邊程傳良賀清儉退
厚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舉帝問之曰臣生長深宮

未嘗交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進有識鄙之今得臣所舉匪榮伊辱故不敢也（賀傳）曹騰在省闥三十餘年未嘗有過所進達皆海內名人有蜀郡守遣人賂騰刺史种暠搜得其書幷奏之并劾騰帝以書自外來非騰之過事遂寢騰反稱种暠爲能吏後暠爲司徒嘗曰我爲公曹常侍力也（騰傳）呂強盡忠奉公上疏力陳宦官之亂政及後宮綵女之多河閒解瀆館不宜築蔡邕對策切直不宜罪郡國貢獻不宜索導行費又有宦官丁肅徐衍郭耽李巡趙祐五人亦皆淸忠巡請刻五經于石即蔡邕所書也祐博學多覽著作諸儒稱之又吳伉博達奉公知不見用常托病從容養志此皆漢宦官之賢者可

與北魏之仇洛齊王琚趙黑北齊之田敬宣唐之俱文珍張承業明之覃吉王承恩並觀也